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何　剛慤人
　　　夏允彝瑗公　參閱

王弇州文集

序　　　　　　　　　王世貞

六部尚書表序　　六部尚書

尚書。非周官也。自秦寄國事于丞相。而內庭有尚書。其爲令丞不可攷。但其職僅以通章奏而已。漢典至

武帝而始削丞相權躬自攬斷而設中書令以參尚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裁斷萬機可否保護萬乘兼馭宮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諮白不之丞相而之大將軍富平繼之稍自抑絀至大將軍王鳳而復修光故事權至侔人主丞相取充位而已成帝始置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直三公曹是為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已後漢光武不以政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而

至孝明以後。天子初即位，輒置錄尚書事，以太傅居之，或以太尉參之。然時置時罷，而令僕射及尚書號入座。其可否庶務，即今之內閣，而參考功法，詰責公卿。又有令所不敢望者，然令秩不過千石，僕射八百石，尚書六百石，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爲郡守，埒望九卿，而尚書至有補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而不敢萌肆心。此亦恐非位卑之故，今之大學士亦五品也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爲它官，往往遷爲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然端揆自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晉

分為六。曰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而尚書始以其職入衛矣渡江後定為吏部祠部五名兵左民度支凡五歷宋齊梁陳。又加都官為六。當是時。六尚書雖分寄省事。於令僕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洎至北齊周隋有錄公則錄為真相而令僕為參執無錄公則令為丞相而僕射為參執無令。則僕射真相矣。而中書主奉行門下主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為參執唐自太宗為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左右僕射遂為開秩開元初改左右僕射而左右丞相姑美其名

以爲侍中中書令優老之階。而歸重於文武二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爲右相兼文部尚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蓋未有甚於此時者。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十二。亦人主爲之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重故爲勳臣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爲眞相。資望之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或以爲加秩。或以爲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下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和淳熙

宰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承相平章左右丞參政以釐天下之務。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爲曹官。率屬分職。其尚書遇理財。則以權幸臣爲之。往往奪中書柄。然不數歲輒（元每以尚書之置否爲治亂）革。而以尚書部隸中書省。於職名頗不紊矣。 明高皇帝下江南。即置行中書省自領之。即吳王位。改置中書省。而於六尚書勢不遑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書。皆正三品。而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有差。而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三四科尚書。

尋亦罷。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蒙蔽誅。分其職于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大都督府爲五。而攝其樞要于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然事多牽制亦以此）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之職而獨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

建文之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据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太驟。識者以爲未然。至文皇即大位。而悉更從洪武之舊矣。是時改北平故

燕國爲北京設行部以總布按二司事行都督府摠都司事永樂四年 上將北京討北虜經略定鼎之業雖備行九卿印以從然 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小庶務悉以委之唯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六科都給事中以聞而戶部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部主朝儀始以 行在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扈從而九卿印務往往令原吉兼攝是時六部政本猶在南十七年而 皇太子歸青宮以 皇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 行在六部落行在字

諸九卿大小省署之留者。皆稱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豐鎬。諸九卿大小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稱行在。宣德三年。始定如永樂。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勛業稍重加三孤。東宮三師。若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則若外藏矣。江陵之當國。則若曹郎矣。嗚呼。人主不可以太阿授人哉。予因攷六尚書姓名。自永樂四年而後十七年而前。其在南北者。皆列之本部。十七年而後在南者。始列之南京。蓋以政本爲重故也。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書授法令。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青綬。位上卿。於萬機無所不參攝。每丞相闕。則大夫以次遷代。成哀之際。遂為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俱封侯。位三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改。而建武以還。遂定與太尉司徒仍三公。故鼎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時。有中丞二。在內則掌蘭臺秘典。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外則督部刺史。與丞相司直司隸按尉察舉非法。自大

司空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操倂太尉司徒於丞相俾任之。而郄慮以御史大夫爲之副。然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置。而歷晉宋南北朝以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稱臺矣。後魏以至北齊。改中丞爲中尉。最號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按威貴。威行朝省。琅邪。帝子之尊。尚假赤棒之威以自張。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夫。罷中丞。唐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爲大司憲者。以臺爲肅政者。而職任如故。開元之際。復爲御史臺。而

大夫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姦弊。中丞秩雖卑于大夫。然雄峻過之。至有徑入相者。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裏行知雜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爲班。知諫院司諫正言以爲表裏。參知樞副丞郎。僉院以階進。監司牧守以待遷。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皆爲長官。當是時札牙篤帝有恒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吾左右手病者也。旨矣。　明與其初制一循元

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爲正三品。明年。爲正二品。于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它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

考 覈 亡推。輒。

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糺察之意　建文初改爲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興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畧如六部矣（後又以左右分南北）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叅贊巡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以爲恆久表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及左右都御史之出鎮者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僉事表序　都督府

自禁軍制設戎政府而五府爲虛名也並其

大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樞密院之職。寔古太尉大司馬諸將軍。而其名則循唐宦官之舊。五季托肺腑。其權寄宰相上。宋顓兵政。稍與宰相次。而號兩府。然皆搢紳大夫爲之。至元而用其國人與漢人之以武功顯者。第往往參互一二搢紳以贊其摹畫。至明興而截然武弁藪矣。　高皇之下集慶。置中書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序遷爲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丑

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官。以中書參議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為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之在軍行者。尚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即王位。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為長官。十月。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僉事從三品。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馬

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爲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爲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以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僉事以待序遷者。而掌印僉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實爲都督者。不能什一也。故斷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復贅焉。

中官考序

予讀范蔚宗所論摂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夫豎
予嘗渭本朝宦官瓶以人主之喜怒爲威福而不
人刁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既私而不
能以威福替人主之喜怒所以屢振而屢黜也此
及政弘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此猶其小者趙高挾
亦特夫明碑竊葉耳若寅卯之際又一變矣弇
始皇之餘烈以禍儲嫡僇將相置庸主於股掌而樹
州以爲君尊之勿苛而不自執其柄則權必
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爲徹侯而及其危也乃更欲市
有所寄而上下之分久隔安得不歸之此昔哉昔
國於東方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
人有云以外戚汚累仍以外戚洗之猶外庭之所
舉動囘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
爭必賴於此則一往一復内日益重此眞異日之
參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
憂也君子愼諸
符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都鄙子弟

支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仞於私藏歌舞充備於內室狗馬人食土木被繡皆剝割萌黎以濟其欲搆剪名賢以樹其黨吁亦以極矣白簡所陳間一挑之則逮鼠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幾幸先發事取快心或不能無一二勝者勝未畢而敗隨之跡其荼毒迨有與炎燼同熖息矣三方冉峙司馬代集以及六朝皆事繇獨斷參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絕閹豎北魏稍緩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慘屠僇深謀脅僭唐之階重坊自楊高輔國幽囤

太上喋血椒宮。爵擅真王。稱爲尚父。重不可反矣。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僭擅。李明復恭之誖逆。雖强藩星列（如劉從諫之流）。禍不逮遠。而九重惕息。甘同赧獻。跡其終始。去漢無異。擊之不勝。則賢者爲陳竇。不肖者爲訓注。計窮憤極。則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釁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爲內。童貫爲外。酣歌高飲。以成靖康之禍。 明興 高皇帝神斷自天。朋亡不昵。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人。而不兼文武銜。不使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千年之間。而宮府謐如也。 文

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寄。是故儼保之譖。幾得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阯予敵矣。

天子幼沖。母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覽振遂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至尊之萬乘。而授手於鵲趙高合之屬。恨其身死行陣。不獲正司敗辟。而磔剪昆季。悉藉貲產。足以紓泄億憤。滂關中興。斯則英主之效哉。而丁丑一制。爲之滌洗。何也。吉祥之創變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啓釁。繆綬盈朝。尸骨盈邊。則此制媒之哉。夫以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

而況蒙不省務。狎游是好。八扇橫。三老紲。瑾獨猙牙其間。 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盡。幸而發自其偶。以收全勝。然一瑾死。百瑾生。參伍狡弁。表裏作姦。非高廟神靈。剋成期速。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不遠殷鑒。悉誅斥其渠首。而又釆輔臣之密贊與言路之指摘。次第收革諸鎮監軍。朝野爲之吐氣。邉腹爲之回色。雖晚節不無所嚮狥。然不至如累季之弊。以迨於今。即有隱憂而無顯患。斯何下 景帝焉。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伏也。億兆至魚爛

也。然而不爲漢唐之季者　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憂。再嚬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散獸竄。是以能爲亂而不能爲變也。雖然不可恃也。予故考著爲上下二編。其灼然稱賢如懷恩覃昌雲奇何文鼎者。百不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云。

親征考序　親征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寇亂。雖其　曰張皇六師。然豈必天子在行而後謂之武哉。戎衣一着於牧野

之誓。即倒載而包以虎皮，示勿復用。是故垂旒於斧扆，而天下羔謐如也。漢高滅秦，蹙項，芟薙羣雄，而帝之，竟不能自戢，逞其餘以與匪茹角。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平城之歌，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麗之大衆，而不能得志於小虜，安市之役，幾以身為餌。噫嘻，亦危矣哉。我　高皇帝固已深燭其故，彭蠡之役，不復親駕，大將拜籌於受脤之頃，而九有茅靡於賜履之下。王者無敵，夫豈欺我。　文皇帝斬神鼇之足而立　北極，與虜牙角，躬啓六飛，為吏士先。夫豈

遠慕雄略而近遺廟算哉。夫亦鑒弟子之輿尸。且爲萬世深長計也。然而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叵測。非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矣。　宣宗神武。將强士良而從事屬國之屛。夷若山壓卵。然使閹振狎之而輕以（宋之勢弱冠平仲以銳振之本朝之勢強王振以輕敗之是故知兵者必審勢）萬乘委敵。卽今鑾輿攝縲紫蓋還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　代而狃不知戒。輕從中貴惡少。編虎鬚而幸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夫　人主之價。寧直千金。據九重之沈沈。而尚不能忘戒心。今率然而臨廣莫寄

命錡乃其殆寧獨垂堂哉故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因略寄其事。自

高逮武凡五世而出塞者六。平內亂者三。以存萬世規云爾。

科舉考序 科舉

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召署吏積閥。往往雜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正之設。尚隱然三物之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北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專而不可反。隋煬矯之。設科取士。白屋韋裳稍一氣吐。唐宋因沿。雖登進尚廣。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興自

朔漠以爲上得天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皆委瘛於其族類科舉之撈分爲左右右羌虜而左中國掾史紛進倅署惟意是以吏治若亂絲而不可整高帝之初或致禮網羅或收縣杖箠皆朝起鞭朿夕堂嫡庶洪武三年取畿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吳伯宗等以爲諸儒士多未脫佔僤無益天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甲令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于此易代之際灼然名臣至孤卿者當有揚士奇之搢紳劉

中數楊善之版築。夏原吉郭進胡儼吳中呂震之應鄉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綱徵疎。孽牙其間蓋至嘉靖而司水鏡者。往往門互市田更貿奴亡不稱關節而得揚揚與經生伍。相門紈袴。蒲舉郎夕。拜而不就。乃至撥萬乘之臂而奪其喁甲。談之齰齒聞之扼腕。蓋至今尚未艾云。言路諸臣。抉摘頗峻。人主亦微覺之。而當事者以弗便已。弗竟也。乃作科試考。

謚法考序

予嘗有諡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標
先王制諡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略備矣至
明亦有紀而未甚詳于是循攷金匱國史之藏秘閣
之籍參以家乘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
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諡請報俞矣則內閣以兩
字者三請於　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
尚為吳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天者皆榮公侯之爵
而傳之諡終　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
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諡文節矣文

臣之有謚自禪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禪始永樂之制嚴矣終　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　國諡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　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曾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　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于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顯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

之以事也。厥幾甯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 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媼之有謚也。自 宣宗始也。乳媼之夫之有謚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當 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幸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爲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腆。不上謚也。及身以罪

黨削弗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之而奈何爲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略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請有 俞旨則翰林之司纂者爲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衷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勛親臣公必謚侯伯之涖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 國初以至 先代勛臣若傅友德若

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効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秉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璁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瞻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

後者也。

皇明盛事述序

皇明盛事

不佞生晚當累洽之季而又家世從纓緌後竊有志慕說古公卿將相之盛屈指西京以還若功臣之族鮮通籍者計獨有外戚王馬梁竇之屬雖鼎貴不足道而丞相徹侯父子相繼僅韋平兩三氏而已東京尚行誼薄華腴玄纁羔鴈施自黃耇辟書徵輪偏於白屋而關西之楊汝南之袁乃亦有四世為三公者西晉之習流為江左剪而非魏門蔭相藉爵封

道　一夫秉軸。則乘朱且垂百輪。九命弁冕。則戴貂珥止十輩。而李唐之史。猶有志宰相世系者。宋之郊恩。三事而下。推蔭必數十百指。援薦亦不可勝數。至於元而真王徹侯。三師三公。以至三省之長。非鐵木之懿親。則亦怯薛之華胄。閥閱朱紫。雖若蟬綿。而鞠毳羶腥。亡足稱述。我　明之世。文武判隔。濁涇清渭。貴極冕弁者。不參政紀。齒自縉紳者。靡開茅土。經術詘於紈綺。崇顯局於賢科。以故視前代小遜焉。爰若和氣磅礴。淵源流衍。雖義取側微。材繇自奮。而門積

膏華。蹤若凭倚。至乃德祉互凝。君臣交契。或攀附風雲。或恆依日月。祿位名壽。顯融令終。代不乏人。人不乏之遺。要亦有可紀者。夫睹虔稟之繇生。則思神輿之厚偉修鱗之孳育。則羨游王之賡。以　高帝之功德超駕堯舜。　文皇之疆宇。遠踰漢唐。　皇仁既宏。聖壽復高。維城裸將。繩繩振振。其爲盛事。豈前代可擬。故略叙一二冠之篇首。庶幾談者。知所本云。

皇明興典述序

皇明興典

國家法制精覈功令畫一於興典凡前代爲少然

夫國之有典也。則號令慶罰皆在焉。其曰典者何。志

常也（亦有可也）曰異典。異典者何？志非常也。諸創國者皆不爲常者也，其業可大而法可久，習之則爲常，是故曰典也。自古有天下之盛者，莫過唐虞三代。唐有天下，舉畎畝之鰥民而委之政，既得政，則繼　天子之所任岳牧侯伯而僇之，既僇之，而復峻用其子。其後輒舉祖宗之人民社稷而付之。商有天下，舉五就之遁臣而委之政，既托孤而廢其主，廢而旋復焉，尊之曰阿衡，而待之以不臣。周借其國，付渭川之釣叟，使呼父稱而師事之，又以其幼子托之於介弟，使据君位而朝諸

侯其殁也又崇以　天子之禮樂典而異者孰並哉
及其衰也以定王郤楚之晉文尚能守空名之隧而
不肯予以九合諸侯之齊桓其國相尚能守陪臣之
分而不敢渝非衰主之賢而創主之易也其勢殊也
明典　高帝取天下於腥穢之處勢不得不有所更
革天造草昧庶事裁意未及討論至末年而始截如
矣其始不能無異也雖然異而非異也易世而後或
革或因乘時變通加以潤色固無論已其他或不無
一時之妨而有所登進或不考於絜令之舊而有所

抵近，或飾喜出於燕暱，而少所衷，或疑功歸之惟重而未爲衡，或假無方之立而不必公，或取政府之徇而不必當。或言路啓於新進而不服謀，或曹局迫於奉行而不服執，主之者快，而旁覩者駭，授之者以爲常，而受之者以爲異也。予故識而述之，其有抑序者亦附焉，凡十卷，以從與日稗官之後。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督府

貞不佞待皋晉臬，而是時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夫都督雲中、上谷諸鎮，屬虜大酋俺荅之諸孫把漢

邪吉者關入邊請降未幾而不佞用憂去數從田間傳邸報大酋以邪吉故款塞縛叛人梟排關下諸夷解辮受封號請世世比于屬國而王公亦自大司馬宮保四命而至今官予世祿親軍錦衣太學上舍亦再三而其錫有蟒繡褭蹄勳親所不敢望者 天子既用威德臣古所不臣告廟飲至以風四夷梯航重譯之邦相望於道路而王公獨受上賞 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非一天下固人人頌王公之功而猶未悉其所以然迨不佞入備九列以通家子謁公

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議者，伏讀之，乃作而歎曰，天下能頌王公功，不能頌王公所繇功也，天下之名知公者以公不戰而屈虜，能收功於易，而不知公之所以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當那吉之始入塞也，邊吏以爲一孤童亡所係中國輕重，而公獨亟爲　上言，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逆趙全等還我，爲優待而遣之，陰中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次俺答即不急之，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勢不能

盡有其衆然後以一屑酋谷蠡秩羈縻而罷之塞外其與黄台吉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弗與媾我則興師以翼之外不失興滅扶危之名而内收其力報曰可蓋不待發公之次策而强虜之父子以及它族若撥之股掌之上而惟我所使矣然是時虜方擁十萬衆歷境不能無所邀求而老將利鹵獲不欲兵寢恣爲恫疑虚喝廷臣守見故常議洶洶不决夫外有不可測之虜情下有不一之將心而上有不一之廷（高文襄致堅川書亦有虜易處廷論難之語）論公謂不蚤斷則大事去故外揚兵以脅虜而内示

之忠信。挺言辨爭。以勝盈庭之議。而後事始決。藉令公一當生部長平冠軍之屬。眾敎騎而蹦蒲類踰皐蘭。轢温禺。尸日逐。不過下軍令申約束。取決片言。聽揮於一麈尾而已。吾故曰公之所以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公在鎮凡三歲餘。後先所上疏積數十百萬言不獨能得虜要害。使其權恒在我而不在虜。至于練兵實選材官。斥奸宄。備要害。諸可以鞭撻虜懲之具。靡不備。使虜曉然知款我之利。而犯我之害。其言固班班可攷也。藉令公果一當生部冠軍長平之屬。

粟轂騎而躪蒲類踰臯蘭釁溫禺尸日逐得志如漢時而王庭之南非骨白而燐青者豈盡句奴丁零之屬也耶夫中國之費不過數大縣一互市而坐致十萬之馬虜空羣而歸我苑圉之監我不發一鏃而坐弱其兵使之日媮衣甘食遨嬉而廢忘戰事亡堅堧擊柝之勞而安赤子於衽席之上其功又何啻百倍戰也不佞嘗讀趙營平所上屯田封事與李太尉會昌集其論羌虜河非利害瞭若指掌以爲孝宣武宗亡論明主即中人亦能辨之何況隆萬之際稱明良

者哉夫管蔡爾侯國也林父以齊非之餘僅敗一赤狄于曲梁獲賞狄臣千室而為之主者士貞伯亦遂有瓜衍之縣魏絳因無終之請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而晉稍得志於鄭遂樂鄭之歌鐘鎛磬女樂之半以酬絳而享金石之奉乎陪臣 天子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度不為侈也貞不佞竊因公之屬而為敘其所以令後世知樂戎至明而始有上策其與嘗乎會昌灼然並傳哉

記

重建提督軍務行臺記　鄖陽提督

明萬曆之二十祀都御史臣應蛟言臣幸得承　璽書領大藩以時布　天子威德吏民猊其寢事事小閒然寔不勝卒遽之虞臣所領鄖鎮非抵華陽南跨江漢西踰嶓冢而遶東盡漢水寔割秦楚梁三藩之垂而又間錯蜀以不時糜屬兵事罷則已所領名為提督撫治而不恒受符節不得從軍與法以便宜從事雖亦用考功計吏領三方之撫臣寔共之而其黠桀若陽受束而陰嬈以左支右吾甚或借軀椎埋姦鑄

亡命之徒出一探丸而繁醜糜至蝟附距弘治於今未百年而叛者十三一殺倅二殺令三殺尉而禍未已竟也則豈其先臣之咸弗事事毋亦縣官之所以委任之者未盡歟臣不勝過計竊以嘗

武宗朝顓實据江閩嶺海要害數困賊而都御史守仁以提督軍務請詔許之一切便宜從事守仁用是得募卒蒐伍繕甲庀營三載而夷環贑之險以千里計諸盜宄若洗至以其餘勁掃竊號之强王而國家無亡鏃之費臣不佞不敢望守仁請郎一切得比贑制下尚書

兵部議尚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　璽書爲提督軍務兼撫治者請給軍令爲旗爲牌若節鉞者十制曰可於是都御史拜受命乃爲檄檄諸道曰荆襄汝以楚之被甲組練左右廣六卒長來曰南陽汝以韓之少府谿子龍淵華抉其勁士若長來曰金商汝以泰之厹矛鋈錞虎韔鏤膺緄縢之騎步若長來曰漢中汝以巴賨叟兵白髮黃頭若長來既集則爲之飭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爲之置魚麗鸛鵝之陣而親鼓之又三令五申之俾各受約束以歸勒部士乃咸

歎曰吾鄖自是有帥哉。蓋前是孫公以撫治之節來填鄖，莘厲文武士西刈巨憝，欲申是請，會念其二尊人移疾去，去而使院有不儆於災者，屬新之，凡更二使者，院告新而公復至，始拜命名之曰提督行臺有司礱石以記請，而公用治行第一，入卿大理，頃謂其代者世貞曰，志之，毋忘所繇更也。世貞謝不敏不可，退而思之，當成化時，國家盡西南之兵力，以僅勝諸流人而始服，崇郡僑邑居之而猶不足，爲置閫。閫不足爲置臺，然其指乃在撫而不在督。何也。今天下方

治平。荒服解辮。鄖四履之地。皆大鎮。其民逮曾玄以至耳孫。不復知所繇。勤顧撫不足而以督請。又何也當成化時。其人猶困獸飢鳥然。思一就栖食之地而無其道。苟有以藉之則立耳。是謂無治形。有治端。其用不得不撫。今天下號爲平。而文恬武熙。蘗芽之萌蓋日夜其間。是謂無亂形。有亂端。其用不得不敗而督。是故晉武之銷兵。巨源進而陳諷。穎考退而嫁食。有以也。孫公不以且得代諄諄言地方大疢。手成事而授之。不佞。乃猶徇治人治法之說云。即不佞烏能

使是官重書目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以俟後之君子相與慨然顧名圖踐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剛慤人

夏允彝瑗公參閱

王弇州文集

策 王世貞

策 禦虜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纖而

卒不彊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逼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纖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紈袴乳臭債帥者日參焉率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畀焉使之食半菽而禦虜虜馬驅若風搏若電我之馬若什

若偃若蝟若蝎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爲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爲大軍以擬我而雜出其騎爲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慮陣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千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遲緬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于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後無死誰不後也將歛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

今之言戰者六部

於分合之法法如

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幸而掩敗以爲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并心者不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彊也漢武帝不愛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

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爲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策　禦虜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薦紳之所不察以爲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囁嚅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辨遠弗

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衂以拾數焉堅者摧銳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幄、以真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埶、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真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

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搆而宋不祉矣是謂以强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削用其戰者於其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强大鬬騎多然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冊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徼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有差

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枲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滅戍可以乘郄而用閒可以乘暇而修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爲也或曰辛壬之閒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惡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以爲美而遽從之

以爲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策　宗室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于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遞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議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

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酧志故也雖然親王給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于庶人亦百石而它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爲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酧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斂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

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垂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非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即窮岩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圍之一城之內。彼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廩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廩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

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平攸齊不得嶷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傑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閼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著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爲之遷延以冀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 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

請公嘗有云姑置其近者。請國家待宗室之自將軍以上。遂往往少裁其祿數而務實恩待宗室之法往往傷于用義也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策　人才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元以泄縱古國家泄沓之弊尚于容而未免。入。于。弱。宋。之。治。矣。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皆。天子所寄以其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

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密也。第課其治而爲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爲他曹以顓之也。九卿爲將軍也。太尉爲丞相矣。而不爲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矣。武弁而習吏也。諸生而聞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

國家於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爵而制於外爲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郎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顓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

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頫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縶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爲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爲覊鉗。短後之衣。甓甓長安中而弗敢怨

此論可謂盡本朝之利弊矣

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

而巳。〔論法近斷有意以褒更借論之未詳耳〕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選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皆召入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閒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爲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于進取之途。毋顓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橐鞬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 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

今使雕蟲之士從容而畫嚙之而不為之防呼可概也。

問夷狄之為中國患也久矣邇者蓋益訌焉以戰則多餒以守則多瑕孶孶然聚天下之策而日講求之而不得其要領夫我之所以不敵者其故何也虜雖強其視匈奴突厥女直蒙古孰類今縉紳之士或議戰而介冑之士或更議守要必有折衷者 明威德薄海內外今縱不能犁王庭鹵老上而勒石於燕然之巔四郊多壘即

何策以洗其耻乎。諸士子之鄉中虜數矣。其必有習者。明以語我。

備虜

中國之不能與虜敵也久矣。而今為甚。其說凡有八

曰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兵。與虜控弦之騎。按之可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為九邊。而虜長聚。是以九而攻我一也。其不敵一也。勇怯之實不敵也。賊便馬疾鬬。耐飢渴。上下馳逐若風。視死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焉。其不敵二也。勞佚之形不敵也。虜因糧於我。我裹糧而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

也騎步之力不敵也我雖騎不能疏行突鬬而爲騎陣賊無所不衝而我無所不應其不敵四也攻守之機不敵也賊既闌入邊扼宣大薊晉之要衝而居之馬首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變不敵也賊入而烽始舉烽舉而兵始出賊顧爲主而我顧爲客彼得從容設伏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専緩之計不敵也虜自春而至秋其上下日以入寇爲計自辰而至夕其事非鬬即獵其所工非騎即射而我之吏士則營營焉不憂鬬

（此偵探不審而走驛報烽不詳訛之今故也）

而憂其妻子。爲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內。又加以文法簿書之是牽。逢迎便辟之是熟。而望其能應變大憝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虜自其主帥奴酋法欲入冦也則其酋集諸台吉及牛鹿䖍野中以箭畫沙計成上馬埧刺而决故號令簡易而軍情不露以至於鬭卒。無貴賤一也。其情欲易通。而沈滯易達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邊臣之於大臣。若隔九閽焉。而何以責之効力也。爲虜間諜者。本我中國之民。而以我情予虜。爲我烽堠者。本我中國之兵。而以我情予虜。其不敵八也。夫所謂八不敵者審矣。然而虜卒不能爲我害者何也。是

匈奴突厥之虜（北邊非大防也）。而非女直蒙古之虜也（今奴則不然也）。夫所謂女直蒙古之虜何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矣。中國之民安虜而不相鄙也。虜安中國之俗而不爲苦也。故以中國攻中國。而虜得饒於戰。以虜供虜。而虜得深入而久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不然。其嗜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匱則至。羸則出。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虜歸。久居則虜疾。中國之所以獲支吾而稍息肩也。

夫不求我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虜之尚爲匈奴突厥。愚以爲中國之計左也。夫縉紳守和親而介冑言征伐。自古則然。今薦紳之士不習虜者則曰虜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郡。戰不勝則誅帥。守不固則誅守臣。吾法行而前固無衡虜。介冑之士習虜者曰不然。虜鬭士勇三倍我。其馬力十倍我。試卽邊兵人校之。其見虜而不股栗者。十不一也。其能角虜而互見其技者。百不一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甘死法而不死敵。何以言戰哉。愚以爲皆非也。愚非能抉

穰苴脩起之秘。起衛霍於九京而與之筴也。不過諸
邊大夫之所恒知者。其略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國是。
重將權而巳。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秦諸邊也。
姑請言其近者。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當以戰而
爲守。山西薊遼險猶在我也。其法當以守而爲戰。以
戰爲守者非必戰也。我棄小堡而并于大堡。堡爲銳
士。栖餱糧擇帥以統之。使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
謂百保鮮卑者。分屬諸驍將。以爲奇兵。或擊其抄卒。
使不敢散而輕我。或襲其輜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

後多間諜以離其黨。虜招誘以弱其勢。十年之內。虜庶幾且遠乎。以守爲戰者。非必守也。虜不入則堅墉浚壕。宿兵以待之。虜入矣淸埜以疲其騎。淸埜矣堅壁以防其攻。壁堅矣。設疑而誤其路。路疑矣嚴兵而尾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大以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邊以戰。是立敗也。所謂明賞罰者。其說今之所以不解峻罰者也非徒謂峻罰也。賞固當先之。夫古將兵而峻於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爲素兵者。樂徼功之見知。樂爲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

千金之易致也故酷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奪之戰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今　國家於失律之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於數十金而所謂爵者不及世

今者金吾緹衛之職亦時見乎但不以其濫賜之

欲以此而售人之死命何也愚以爲　人主精意於此如趙藝祖之別貯帛封樁庫贖虜首而

人而以緡綳犒之士耳

又不愛通侯世爵之賞以待天下之負材而自喜者蓋朝奏功而夕報　璽書毋使墨吏持文法譏訶之而後嚴僇社之令使天下有所甚欲者以易其生而有所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悉謀力而致之於敵者

鮮也所謂定國是者縣官下求材之令人得舉所知銓部次第而用之矣其未用也人人皆諸葛亮而其既用也處處皆李元平固所用之才未盡真而所以待之之道未盡是也不見形而有所爲則議者得以其形而訾之稍破格而有所請則議者得以其格而繩之愚以爲今用人自督撫而下宜精簡其選既用之後則精專其任而徐待其成一切建白指摘凡屬煩言閣不令下可也所謂重將權者今督師之委非不重也然陽示之重而陰追之輕爲之下者自一命

即有輿主咈息嚬咲皆懼觸怒然猶平居言耳賊一入而督帥不能行之大將大將不能行之偏裨蓋有令下而嘻出而指相目曰此廷尉人耳非而主也故愚所謂重者居乎不爲之中制賊至則聽其誅賞賊退務覈其情實而已凡愚所以對執事者踈節濶目不能爲必勝之策也異日倘捐前箸而借我尚當以根本之說進

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詳於賈誼其說果盡出於誼否也三代而下不能早豫

教故其治不古若。亦可聞其略否。夫論子道者
則有溫嶠之侍臣王褒之太子二箴。示君道者
則有唐文皇之帝範十二。至我　太祖高皇帝
及　成祖　宣　憲　諸廟皆勒成一書以示
皇太子。其旨與帝範同異否。　今上之元年。即
詔立元良以定　國本。天下欣然謂吾　君有
子矣。夫出閣之期已示。而所以輔導匡翼之具
未悉諸生其為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寶鑑之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自誼始也、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傳亦有之、其略曰、古者后妊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牢、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教也、能行立矣、道之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

稱之教也、少長始知色、則出齒於太學、教之爲人臣焉、教之爲人子焉、教之爲人弟焉、毋使異日有一人之肆也、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所不知、毋使異日有深居之慚也、故太子立而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既冠成人、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愚竊以爲其備官也。非好糜祿也、非欲其敵傑於至尊也。欲使其左右前後皆正人以漸摩其德也、鷄鳴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習於勤

也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甲之欲其習於恭也自周之末暴秦繼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爲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者爲學其始也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而飛龍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晨即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多以異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孽子窺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宋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于漢靈

康僖之季父張讓而毋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
帝位予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官之勢重而
天下之大計移矣故溫嶠之箴侍臣也則曰均士抗
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臧不以
貴爲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屏彼佞諛納
此亮直言太子之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
曰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
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
居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爲人臣子之道也唐文皇製

帝範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之類次焉、皆所以語爲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惜也其言教詳而身教略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而不帝。有以也明興、

高皇帝甫立　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略之書。而聚天下之英俊耆碩從容談說經義、賜宴賦詩、最後采經傳格言。爲書曰　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曰若等務導之以正。他日勝重任也。至　文皇帝而稍克廣其書。益以　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

召 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

宣宗之爲 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

也。 憲宗之爲 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

也厚倫也明治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執與

唐文異。 明德隆隆嗣三代矣自青禁之制不講於

先朝朱邸之閒僅同於藩國海內皇皇然若靡所瞻

望 上即位之初元即下 詔立 皇太子推 恩

海內其明年復示出閣之期以十齡奏聞溫文日新

岐嶷天縱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焉思獲奉盛美開

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草莽下臣。不勝私憂過計。以

（儲君接羣下之体。本有尊于昭代者。）

為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患其崇而無所接。異日君臣之分。不患其不辯。患其辯而至于不相通。今雖未能悉復古制。如所謂拜師而齒學者。亦宜少采貞觀至道儀節。三師賓客見。則必假以殊禮。從容燕閒。啓沃治道。其諸寮宷。亦聽坐侍講讀。反覆開陳。以畀所見。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　先朝謨訓外。別命儒臣修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積隳。士風日卑。及他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

見務令剴切不必宏深　人主時時考問觀其進否而稍抗法於其左右至于坊局諭贊之官必選清方直亮通明該練者充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遴諮以滋躁競其內而保姆阿監必委長年毋令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毋令見奇袤以開奢奓之漸率土之臣皆其臣也毋以督御僕從爲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請庄田店宅爲私藏太子俻識萬類之情而不見其用尊在　一人之下而不廢其諫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唐虞三代之化端

在於此。雖然。愚之私憂過計。猶有不能已者。蓋 國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德弘治間。而及其後也。頗不滿於二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二正之治爲振爲壁者（天啓之際亦然）乃宜弘所用以侍青宮之人也。今六局丞郎而下。縱無其人。可不預爲之所乎。寧倜而毋愛其儇。寧緩而毋愛其捷。寧椎無能而不必其有技。寧目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此在 人主及輔弼大臣加之意而已。

問 太廟之昔饗也。與文廟之釋奠也。蓋皆有從祀焉。豈亦出於報功崇道之意歟。其禮始何代

而損益何主，大較可得聞否。國家於典禮至明備也，先帝盖惓惓致意焉。今太廟從祀之臣，自成祖而後寥寥矣，不聞有議增入者。文廟之兩廡，自元李而後寥寥矣，間有議增入，訖於今未定者，抑果難其人耶，或慎重其典不輕舉耶。國家熙明累洽之運，以崇德右文稱，而使列聖無臣，孔門無賢，甚慨不取也。諸士子熟琬琰之編，且事俎豆久矣，其毋曰鄒人之子不知而不以告也。從祀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行斯世之治統也，以報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行斯世之道統也。亦以報功也。其典歸之秩宗，而其隸掌之太常。雖德之者，不能舉無功之祀，怨之者，不能廢應祀之功。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尊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蓋愚嘗讀商盤庚之告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享之。及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臣也。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

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師也生而共其祿於朝歿而共其享於廟而君臣之體一矣生而以茲地嗣其教沒而以茲地配其饗而師弟子之體一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舉矣而不備於盛世君子之所以爲禮恥也禮備矣而世無其人以應之君子之所以爲盛世恥也 太廟之有從祀其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隆任茂大抵以一代之臣配一代之君而已至唐而可攷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三十二人也

至宋而可考者韓忠獻王趙晉濟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丞相葛鄉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固代不絕也夫金齊夷耳而猶能舉斜也粘沒喝兀朮張浩輩之祀而況不為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光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而已而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明卜子夏而下距范甯賈逵人蓋二十二也宋至元豐而益者荀況揚雄韓愈也至淳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也至景定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也其它固代

不乏也夫元荒虜耳尚能進董仲舒而其人有許衡吳澄者應之而況不爲元者乎 明興 高皇帝之初念無以昭宣諸功臣之烈建 太廟首議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 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王能寧國公真榮國公廣孝二王二公而已先皇帝之世於 宗廟大典蓋惓惓焉首上 太祖

徽號，及追上　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言，進誠意伯
基，從祀　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
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天下不
以私病英，而以公快基廣孝，謂英功足稱也，獨仁
宣而後，寥寥無聞者，過也，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後
武功，則　列聖之丕承，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著隆也
忍使萬世之後，謂　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
宋真之季耶，夫以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靖楊
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蹇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

端肅之賢於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爲心膂牙爪而不得從何也其人縱不能與中山開平等豈盡出世傑與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灼然者不爲過也　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揚我先師之道　詔革天下神號而獨不以及夫子且謂所封爵及諸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吳澄　先皇帝之世於文廟大禮愈惓惓焉

凡再釋奠、　幸太學、爵改王而爲師、稱改像而爲主、佾改八而爲六、蓋前是從祀者斥揚雄矣。已采輔臣言退荀況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吳澄、而罷其祀、抑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而祀于緬。進王通胡瑗楊時蔡元定、最後以濮議故。進歐陽脩。天下不以私訾修。而以公許王通等。謂修學足稱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于　明而獨寥寥若過也。夫治統與道統而俱盛耶。　列聖之嗣德揚詔敎化。抑何孜孜不替也。恐使萬世之後。謂　明以功而不以

德至不獲比於元馬上之俗邪。當嘉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會議且定矣。一二沮之者。謂其鮮著述無大裨益。天子伸其說而詘其請。今上初言者欲進以王文成守仁陳獻章而祀之。彼下羣臣議。其許瑄者十而九。其許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而卒莫定也。豈非以瑄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

弇州亦指不尊諸大儒而因道德事功一致為謂學者蔽者何也

道有功聖門。至于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寂邪。其近於慧與寂者。其流之罪也。非其師說也。是三人者。縱不得與二程朱氏等。

豈盡出胡瑗楊時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再一建
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確然者不爲過
也然自　高祖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佐
開創固不下鄧侯雖以嫌死　帝尚爲諱之若馮宋
公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
衆傅穎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
徹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於　帝之末遘
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勳烈固伯仲岐陽而子永義
矣縱不得從　太廟祀亦宜別于其鄉隆其贈謚而

餘其後。不宜使子文之勳。爲若敖氏之餒鬼也。彼於聖門而稱學者。若吳聘君與弼之介。胡布衣居仁之敬。魏恭簡校之端。羅文毅倫文恭洪先之守。似亦可祀於其鄉。今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一次第舉乎。而愚又有進於此者。　先朝之黜漢儒禀乎斧鉞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宋儒於背本也。今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愚以爲若盧鄭等者。復其祀於學。而劉向吳澄輩。專祀於其鄉可也。斯禮也。愚能言之。即

此論甚公雖宋儒亦不能奪

執事能聽之。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雖共典。而易其人者何也。遠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也。[illegible]故曰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

國史有二家。左氏志編年。而太史公列傳紀。其得失亦大略相當。自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班固、陳壽范曄之倫業司馬。繇陳范而晉南北朝至勝國猶宗之。而左氏蓋寥寥也。至宋涑水氏始略法其凡而著通鑑。業以佐人主治道而已。

明興兩大政關於金匱石室而不得窺。然以修史者徵之代出人乎其賢否不一也。不至無矛盾否。國史家乘其亦可信而徵否。吾欲用班固蘭臺例。盡出國史之藏而使賢而才者司其事。務合於昔賢之所謂三長者而後成書。宋以後事別列爲編年而續涑水氏以備人主乙夜之覽。不識有可以當之者否。不佞請因諸君子以觀倚相之緒 國史

嘗讀文中子之書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

志寡則又未嘗不歎其言之失也夫經有不必記而史有不必志孔子之作春秋也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著焉中國夷狄君子小人之界判焉蓋二百四十二年而千萬世揆是也故經不敢續也亦無所事續也至于史則不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郡國缺而一郡國之跡泯如也賢者不幸而不見德不肖者幸而不見慝故夫三代非無史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齊晉之盟主盟主衰而又分寄于列國國自爲史人自爲筆至秦務師吏斥百家

而史亦隨燹矣。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事。若存若亡。則非史之辠也。祖龍爲之也。執事試進操觚之士。而質之史。其論三代有不尊稱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舉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否。周之季有不尊稱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平共和之詳者否。二漢而下。有不稱官晉齊諧六代。期期唐書。蕪宋史。而夷穢遼金元三氏者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跡若臚列也。則是史之存與不存也。愚非謂晉氏六季唐

宋而下之能史也謂治史之有地也凡天下之言史者有二家其編年者居其一而左氏爲最紀傳者居其一而司馬氏爲最左氏之始末在事而司馬氏之始末在人重在事則束於事而不能旁及人苦於略而不徧重在人則束於人其事不聯無重出而互見苦於繁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可相有而不可偏廢者也自漢孝獻帝命荀悅約略班史之文而用左法凡三十篇曰漢紀而袁宏復爲東漢紀亦三十篇其文辭華實略相

當。後世頗稱述焉。而其他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柳芳崔龜從之流。曰春秋。曰紀。曰略。曰志。曰曆。大約又因二紀而爲書。執事謂寥寥者非也。特其書多散佚不傳耳。繼司馬而盛者。則無如班氏。而范曄之後漢陳壽之三國。亦其亞焉。大約如司馬而小變其凡例。或不能備表志如壽耳。自是而後以人主之命撰者。則房玄齡等之於晉。沈約之於宋。蕭子顯之於南齊。姚思廉之於梁陳。魏收之於魏。令狐德棻等之於周。魏徵等之於隋。劉昫等及

歐陽修宋祁之前後於唐盧多遜等之於五代歐陽玄等之於宋遼金是也其自撰者則伏无忌劉珍蔡邕之為東觀記謝承之為書華嶠之為典張勃之為錄何法盛之為說崔鴻之為十六國春秋何承天徐衍之為宋鄧彥海之為代李百藥之為北齊是也歐陽修紀新唐而劉昫褎志五代而盧多遜廢則或以其文戢迹左氏者宋涑水司馬光氏故好為史而當熙豐之際不勝其愛君之念纂資治通鑑以上之起周威烈而迄後周世宗於治體無所係則寧削正史

而不書。有所裨，則旁採異書而不廢。雖其繁簡不能超時而自爲法。然世主稱良焉。夫 明興其治統政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於史抑何湮略弗振也。夫金匱石室之閟，度非草茅所與聞，然往往傳之薦紳云。革除靖難之際，其筆不能無曲與諱也。輸款而爰其知，義抗節而誣其乞哀。乃至 英憲孝之際，求如椽者，陳廬陵、劉博野、焦泌陽之輩，往往騁張其臆。一人而代各賢否。劉忠宣輩皆遭其戮議，然世亦弗信也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責闕供於仁孝之里，詆掠金於戡定之臣，將何所取衷哉。野史亡慮

數十百家其在　朝者修郄而滅其公是逞巳而欺其獨非在野者剽一時之耳而遂爲目信宅人之舌而用爲筆則又不可信也家乘稍具生卒世系遷轉（即世系遷轉尚有訛舛）履歷而已要之罔非諛墓者改事之非而稱是略人之美而歸巳則又不可信也愚故不自量輒因執事之問而有請夫班氏修其父業而仇者以私史閉之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蘭臺之署而俾積成史以獻帝之世天下日尋干戈而猶能命荀悦修漢紀況於今　聖天子秉　睿喆履　昌運日以　文教

採海內而公卿大夫熟於墳典丘索之業者哉。有如一旦悉出金匱石室之閟。而錄其副以授夫載筆之臣。而益以郡國志記。及向所云野史家乘之可采者使公平該博之士。持衡其是非。而爾雅適古之才。藻潤其辭事。會典之所輯。星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故牘。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而我明一代之業。當無遜於西京矣。其事體稍重大。而有益於治道者。或起自趙宋而至先朝。用左氏之體。而達涑水氏之忠。微益以文而嚴刈其雜。合所謂通鑑者而上之。俯觀諸儒得

今亦有宋元通鑑然亦何能比涑水氏哉

進讀於燕間而　黼座之表廻　清矚於乙夜其爲益非淺尠也或謂衆力易就也然見錯而辭不馴獨爲不易也然志專而體不雜故夫左氏司馬班氏壽與曄也非晉唐與宋之可儗也歐陽氏史五代而傳史新唐而不傳無他也衆力與獨之異也夫所謂獨者執事毋亦難其人乎愚以天下大矣不敢逆簡焉而謂無人愚故尚欲法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紀孔氏之文訓故尚書家語而節略之以爲不稱又生不遇遇左氏傳故其敘春秋諸世家舛忽而不詳好自發

其意故於刺客游俠貨殖佞幸之倫。徧採而不忍斥。有能刪節其凡例自羲黃而下。迄于今為一家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願為之執鞭而終其身也。執事毋以為迂否。

先生有云。司馬氏而復生也。不能為史記矣。以所採取之不若古也。誠然哉。然簡潔而詳明。無枝言。無晦事。弇州其庶幾乎。惜哉其未之成書也。

皇明經世 卷之終